



戏韵里的乡愁

□元光美

在闽北山区的万里耸翠中,三角戏悠悠传唱了三百余年。它源起于明清,融合了花鼓戏的灵动与黄梅戏的温婉,历经岁月的洗礼和本地文化的沉淀,逐渐演变成用本地话说唱的地方特色戏种。

我的外婆,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光泽县城。身为独女,她的童年生活安稳殷实,不仅读到了初中,能写会算,更天生一副好嗓子,喜欢唱歌。后来,因时代风波裹挟着家庭变故,经人介绍,她嫁给了我的外公——一个从江西迁徙而来、在本地无依无靠的乡下人。幸而外公在铁路谋得一份差事,成家后的外婆,除了参与集体劳动,余下的时光便在家里待着,得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。

外婆自小没干过农活,拿起锄头耙子总显得生疏,家务活也做得磕磕绊绊。久而久之,队里体恤她的难处,便安排她做了内勤,专门负责记工分。那时,整个大队都知道她有一个蓝布袋子,里头兜着两本笔记本,一本是工分册,密密麻麻记着大家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辛劳;另一本则写满了戏文唱词和摘抄的名句。也正因这两本本子,队上的人都叫她“文化人”。

我最初对“文化”的感知,便是源于外婆的笔记本。千禧年前,母亲接外婆来家里小住。夜晚,我在昏黄的灯光下写作业,外婆就坐在一旁,鼻梁上架着老花

镜,目光落在泛黄的纸页上,嘴里轻轻哼唱着。那旋律像是采茶调,又混着山歌的悠扬,婉转如门前流淌的小溪。我忍不住凑近一看,纸页上,是外婆一笔一画记下的唱词。

“外婆,你唱的是什么啊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我唱的是咱们家乡独有的三角戏啊。”外婆左手托着大红色塑料皮笔记本,右手的指尖在老旧的文字上轻轻划过,翻页前总习惯性地把拇指和食指凑到唇边抿一抿,再小心翼翼地搓开被时光粘在一起的纸页。

“唱戏还要记词啊?”年少的我,不太理解外婆的做法。

“这些词儿是老辈人传下来的,都是本地话,不用笔记下很容易忘了,弄丢了就没得唱了。”外婆温和地回头望向我。

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年岁渐长后,我才慢慢懂得,那些字迹有多珍贵——它让摸不到的“文化”变成了可以留存、可以代代相传的模样。

那年的正月,村里请来了戏班子搭台唱戏。我终于亲眼见到,外婆笔记本里的那些唱词化作了台上活色生香的画面。小生的折扇翩然开合,旦角的丝帕轻盈翻飞,丑角更是滑稽,学猴子蹦跳,学鸭子摇摆,一出场便让所有的观众都笑翻了天。人群里的外婆不再只

是一个普通的看客。她的眼眸亮得惊人,嘴唇无声地翕动着,台上唱一句,她跟一句。我至今记得,当丑角踩着矮桩步逗乐众人时,外婆笑着笑着,眼角里竟闪过一丝泪光。那时的我,以为她触到了什么伤心事。后来才想到她曾说过,是三角戏,让她听懂了村里人的喜怒哀乐,学会了与乡邻单纯朴素的相处方式。那丝泪光里藏着她融入这片土地的感动,是岁月沉淀的安然与满足。

如今,外婆已化作闽北山峦的一抹青黛,但她哼唱的三角戏的调子,总在不经意间萦绕我的耳边,她说的话,字字句句刻在我的心上。外婆说,光泽三角戏的传承不容易,要感谢每一辈在乡间坚守的戏班子。许是受到外婆的影响,我也养成了用文字记录的习惯。我写下家乡的古树苍柏,幽深旧巷,写下日渐淡化的风俗和濒临失传的技艺,以及那些藏在旧时光里、闪着微光的故事。

提笔落字间,外婆哼着戏的模样,悄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那婉转的曲调,伴着山间的清风,顺着血脉流淌,成了我与外婆、与家乡之间,一道永不褪色的联结。

扫一扫
看一看

云间的熹光

□魏常财

闽北初冬,山色青黛,层林缀着晚秋未尽的斑斓。我们百余名退休老人,在原单位组织下乘车出发,开启“朱子文化”一日游。

晨光温柔,不到半个时辰,便抵达建阳马伏的寒泉精舍——朱熹为母守墓时创建的首所书院。寒泉坞偎在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旁,如遗世独立。

新建的精舍白墙黛瓦,素朴庄重。我们这群年过半百的人,此行正是为寻一脉文化的根,触摸千年未冷的温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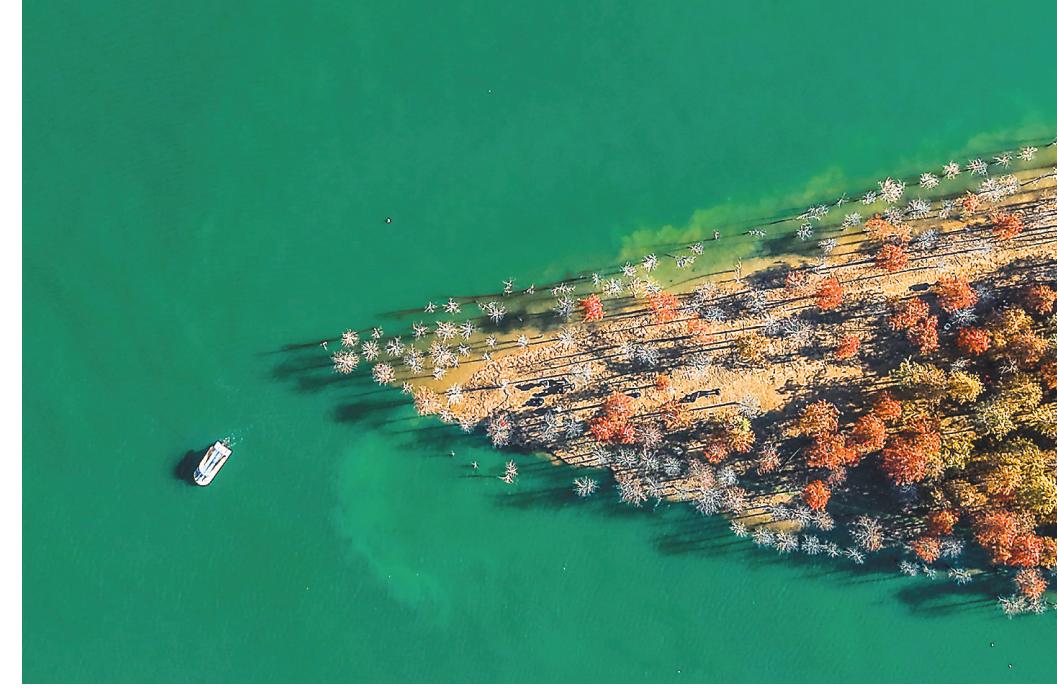
穿过简约仪门,脚步不自觉放轻。敬萱堂内气息端庄,朱子的孝道仿佛被时光娓娓道来;虚拟学堂中光影流转,恍见昔年他伏案疾书,《论语精义》《近思录》等经典或许正诞生于这般寂静。沿讲学堂、藏书楼而行,每一幅图文,每一处复原场景,都如悄然开启的窗,引人窥见大贤忧国忧民的哲思。

精舍旁的熹云湾,则另有一番光景。这里既保留“宋韵田园”的雅致,又注入年轻活力。古雅景致间点缀新潮小店,竟不觉突兀。老同志门或沿河漫步,或漫步于文化馆、茶馆、豆坊。新旧自然交融,令人重拾市井烟火的乡村记忆。有人挑选文创小物,有人在粉墙竹影前留影,笑声惊起檐角微风。

午后,我们来到宋理宗御笔“考亭书院”石坊前。斑驳石色是岁月最忠实的记录。步入“沧州精舍”,一条陡峭石阶赫然眼前——一百六十一级,我们缓缓攀登。前方便是朱子晚年定居讲学之地,黑白主调的建筑古意盎然。漫步道原堂,集成殿、庆云楼,不自觉与古人文治学初心碰撞,触摸“讲学、祭祀、藏书”的历史痕迹。院中一砖一木皆沉甸甸的,“忠孝廉节”之训、“格物致知”之法,承载着儒者“平天下”的胸怀。这里是朱子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,他在此著书讲学八载。蔡元定、黄榦、刘爚、真德秀等大儒曾切磋于此,共铸理学高峰,开创影响深远的“考亭学派”。朱子之学如川流不息,早已超越时代,汇入人类文明海洋。

末了,我们乘船漫游麻阳溪。舱中古乐低回,两岸风光次第展开——环湖柳堤、翠屏山、考亭浮桥……清风拂面,山色空蒙,水雾氤氲,似在诉说古城悠悠往事。昔年朱熹随父访考亭,父亲朱松见此地山水清幽,便对幼子言:“他年可以上居。”五十余载后,朱熹果然定居于此。这溪水,既是他“源头活水”的象征,亦承载“理一分殊”的哲思。恰如钱穆所言:历史从未过去,它只在今天与明天之间延续。

“千载文脉,朱子在兹。”这一日,从寒泉精舍到考亭书院,与其说是游览,不如说是跨越千年的对话。归途上,车窗外熹光已化晚霞,而心头那一脉文化的云间熹光,却温润明亮,照见文明不灭的薪火。



斜溪水间染“红妆” 朱宇 摄

在建阳,本地人习惯登潭山公园,因为潭山旧称登高山。今年不同,城中山上新建起一座潭阳阁,它成为建阳的新地标,登阁的人们三五成群,络绎不绝。

天气晴好,我和朋友结伴前往。潭阳阁建在狮子山高处,远远便能望见它挑出的飞檐,像一只青色大鸟,敛翅歇在城廓上空,静静俯瞰脚下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。我们在山水名郡下车,穿过马路,沿石阶向上。

步行约二十分钟,抬头望去,一座雄伟楼阁豁然立于眼前。紫檀色的阁身,高三十多米,四层方形,仿宋制式,斗拱鱼脊,飞檐翘角,却又一味泥古,骨架里透出一股崭新的、挺拔的精神。走进阁内,台阶不高不低,一级一级,仿佛将人世的喧嚣踏实踩在脚下。登上阁顶,跨出门槛,清风拂面而来,带着山野与河流的气息,令人神清气爽。

凭栏俯瞰,全城风光尽收眼底,高楼林立,鳞次栉比,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在群山环抱中舒展身躯。建阳地处武夷山南麓,山清水秀。崇阳溪与麻阳溪在城中交汇为建溪,清流蜿蜒,奔向远方。

我的目光不禁顺着这水流,向时光深处追溯。这片土地,是被文墨深深浸染过的。南宋时,朱熹曾在此创办考亭书院,开坛讲学,那琅琅书声仿佛仍在风中隐约飘荡。那时的建阳,是中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,书坊林立,册页如云。建本图书顺着眼前溪流,乘舟而下,将文明种子撒向四方。

遥想当年盛景,码头上客商往来,书院中学子孜孜,街巷里弥漫新墨香气——那时的建阳,是内敛的、书卷的美,藏在浩繁文字之间,需静心方可品味。思绪飘飞之际,目光收回近处,却又是另一番崭新天地。往昔如一幅淡去的水墨,眼前却是色彩重构、色泽鲜亮的现代图景。旧日田畴阡陌,早已化作笔直大道与连绵楼宇。玻璃与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在秋阳下闪着明净的光,洋溢向上生长的力量。视线最终落在山脚那两座白色贝壳般的建筑群上——那是2022年落成的南平市体育中心。

它静静卧在大地之中,线条舒展优美。我仿佛看见省运会时八闽健儿云集于此,田径场上身影如风。那时的体育中心,洋溢着沸腾的青春。如今盛会虽毕,却为这座城市沉淀下几分沉潜的底气。

向东望去,是今年启用的福建农林大学建阳校区,迎来首批学子。山峦叠翠之间,可见高铁动车穿行如梭。檐下风铃轻响,叮叮当当,时而低语,诉说往日辉煌;时而铿锵,奏响今日新声……

用团结协作
弘扬我们的时代主旋律